

前

科

陳建功

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1949年二月生于廣西北海市

1968—1978，煤礦做工。

1973年開始文學創作。

1977年恢復高考後，

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繼續學業

短篇小說《圓鳳眼》、《飄逝的花頭巾》

分獲兩屆全國優秀小說獎

1980年後，成為專業作家

著有：中短篇小說集《迷亂的星空》、

《陳建功小說選》、《圓鳳眼》、

隨筆集《從實招來》等

很多作品被譯成英、法、日、捷

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陳建功

前
科

陳

連

功

157093



北京联大 00048899

华
艺
出
版
社

HUAYI PUBLISHING HOUSE

(京) 新登字 124 号

前 科

著者：陈建功

出版：华艺出版社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100010)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204 千字

印张：11.125

版次：1993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ISBN 7-80039-727-0/I·304

定价：6.50 元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

编 委 会

主 编：孙 波

副主编：杜建业 金丽红

编 委：孙 波 杜建业
金丽红 黎 波
曹华益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以勃发的创作热情，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讴歌时代精神，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我社将出版《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该套丛书均选收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一集，每集约十五——十八万字。面向大陆及台、港、澳、海外华人读者。

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

华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序

反 衍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

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

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做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推算，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像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像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

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看到这一些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都是很有益处的。

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

作者的话

把你熟悉的男男女女搁到一块儿，让他们热闹热闹，这就是小说。

把你自己变成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让他们也热闹热闹，这也是小说。

你在小说里热闹，你的读者也跟着开心，这就是通俗小说。

你的小说不光热闹，还拷问自己的灵魂；你的读者不光看热闹，也跟着拷问自己的灵魂。这就是非通俗小说。

你写通俗小说，为大家伙儿活得舒坦、活得开心，你自己也能养家糊口。

你写非通俗小说，为大家伙儿活得有点儿分量，也为了你自己活得有点儿分量。

中国人不光要活得开心，也要活得有点儿分量。
所以中国什么小说都要。
一个人不光要活得开心，也要活得有点儿分量。
所以不妨什么小说都写。
能不能既开心，又有分量？
或许能，我想。

1993.. 2. 22

于北京

作者手迹

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家里出了事，譬如闹了耗子吧，可千万不要着急，也不用动气。您看看东家，再看看西家，看看他们是不是也闹耗子。没跑心，一准儿也闹得欢着呢。那您生什么气呀，您那，踏踏实实的话吧。

还有呢：

还有，譬如物价涨了，您也别抱怨。您抱怨什么呀？又不是您一家受着。别人能过，咱也能过，看谁熬得过谁。

还有呢：

还有，您老得想着，咱是草民。草民是什么意思：草！驴吃也行，马啃也行。要点子要法，那叫要法吗？咱有要法吗？您有什么想不开的，话吧。

.....

目 录

序	夏 衍 (1)
作者的话	(5)
鬚 毛	(1)
——谈天说地之五	
放 生	(108)
——谈天说地之六	
耍 叉	(184)
——谈天说地之七	
前 科	(270)
——谈天说地之八	

卷 毛

——谈天说地之五

——

这个小姐儿骑着一辆桔红色的小轱辘自行车，飞快地从我的右边超过去，连个手势也不打，猛地向左一拐，后轱辘一下子横在我的车前。我可没料到这一手，慌忙把车把往左一闪，“咣”，前轱辘狠狠地撞在马路当中的隔离墩上。这一下撞得够狠，我都觉出了后轱辘掀了一下，大概

跟他娘的马失前蹄的感觉差不多。幸亏我还算利索，稳稳站到了地上。不过，车子还是歪倒在两腿中间了。放在车把前杂物筐里的那个微型放音机，被甩到了几米以外的地方。

我拎起了车子，立体声耳机的引线和插头在下巴底下甩打着。那小妞儿回头看了一眼，停车下来了。她挺漂亮，说不定是演电影的，身材也倍儿棒。穿着一条地道的牛仔褲，奶白色的西服敞着扣儿，里面是印着洋文的蓝色套头衫。她尴尬地微笑着，一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扬起来，道歉似的挥了挥，推着车走回来。

我他娘的当时也不知怎么了，大概在这么一副脸蛋儿面前想显一显老爷们儿的大方，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向她摆摆手，让她走了。

别以为往下该讲我的什么“桃花运”了。是不是我又在哪个舞会上碰到了她，要不就在什么夜大学里与她重逢。我才没心思扯这个淡呢。直到今天我也没再见她一面。之所以要从这儿说起，是因为这一下子太坑人啦，她倒好，脸一红，眼一闪，扬扬手，龇龇牙，骑上车，走了。说不定一路上还为有那么个小痞子向她献了殷勤而洋洋得意。我呢，往下你就知道了，活得那叫窝囊，全他娘的从这儿开始的。

我没想到那架放音机会被摔得那么惨。尽管它被甩得挺远，可它好像是顺着地面出溜过去的。我戴的耳机的引线还拽了它一下。它落地的声音也不大。外面还套着皮套。

等我把它捡回来打开一看，我傻眼了：机器失灵了还不算，外壳上裂开了好几个大口子。看来，即便送进修理部，也很难恢复原状了。

这玩意儿是我从都都那儿借来的。

“你真土得掉渣儿了！就会听邓丽君、苏小明。听过格什温吗？”这兔崽子考上大学才三个月，居然也要在我面前充“高等华人”了。

我说，为了领教被他吹得天花乱坠的格什温，也为了领教同样使他得意洋洋的微型放音机，我得把它们一块儿借走。

“这是我爸爸刚刚送我的。”他显然为自己得意忘形招来的麻烦感到懊悔。

“放心！弄坏了，赔你！”我在他可怜巴巴的目光下戴上了耳机，又故意把他的宝贝放音机搁在自行车前的杂物筐里。格什温响起来了。“咣咣……咣咣……”破自行车在胡同小路上颤着，铁丝筐哆哆嗦嗦。回头看看这小子忍着心疼，还在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他妈开心。

现在倒好，离我折腾他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分钟，格什温的“美国人”还没在巴黎定下神儿来哪。别他妈“开心”啦，想办法，弄八十块钱，赔吧！

我推起车子，这才发现前轱辘的瓦圈被撞拧了，转起来七扭八歪的像个醉汉。我把它靠在隔离墩上，身子站到远一点的地方，平伸过一只手去攥着车把，屁股一拧，踹了它一脚。大概这姿势太像芭蕾演员扶着把杆儿练功了，在

停车线后面等绿灯的人都笑起来。我看也没看他们，把前轱辘扭过来，打量了一眼，“咣”，又是一脚。这回总算可以推着走了。不过，要想骑上它，还是没门儿。好在离家不远了，就让它这么醉醺醺地在大马路上逛荡逛荡得嘞，这也算他娘的一个乐子呢。

瘸腿老马一样的自行车，在人行道上一扭、一扭。西斜的阳光，把人和车的影子推成长长的一条，投到身前的路面上，一耸一耸，一摇一摆，“吱吱……吱吱……”前轱辘蹭在闸皮上，发出耗子似的尖叫。身旁人来车往，急急匆匆。正是下班的时间，北京的马路上，就跟他娘的临下雨之前蚂蚁出洞的架势差不多。

“……就你妈?! 就你妈?! ……”自行车的队伍里，一个娘儿们在训她的爷们儿。蹬辆破车，赔着小心，和她保持着两尺距离的，是一个脸像苦瓜似的男人。

“噢——”等公共汽车的人们兔子一样东奔西窜，在汽车的门口挤成了大疙瘩。售票员故意把车门关关开开，嗤嗤放气，人们越发伸长了胳膊，拥来挤去，好像都淹在了河里，拼命争抢一根即将漂走的木头。

“嘿，瞧一瞧，看一看……”稍稍宽敞点儿的人行道上，“倒儿爷”们开始拿着竹竿，挑起连衣裙，招蜻蜓一样挥舞起来，“瞧一瞧，看一看，坦桑尼亚式鲁梅尼格式大岛茂菲利普娜塔莎玛莉亚花色繁多款式新颖您没到过坦桑尼亚您穿上这坦桑尼亚式您就到了坦桑尼亚啦您当不了大岛茂菲利普玛莉亚您穿上这大岛茂菲利普玛莉亚式您就盖了大岛